

抗日烽火中的上海漫画家(3) ◆ 黄可

漫宣队中才华横溢又是叶浅予情人的女漫画家梁白波，一直为大家所关注。她在《抗战漫画》上发表了许多风格独特、从女画家视角表现抗日的漫画作品。例如《到军队的厨房里去》，表现爱国女士们到军队的厨房里，为抗战将士们配煮出美味可口的饭菜，使将士们吃得心情愉快，增强斗志。又如《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以富有鼓动性和号召力的画面，描绘爱国的女士们，组成了一支医疗救护的娘子军，披上印有医疗红十字标志的头巾，整装待发，开赴抗战前线。再如《锄头给我，你拿枪去。机器给我，你拿枪去。》描绘爱国的农妇和女工，鼓励和支持丈夫拿起枪杆上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梁白波的漫画艺术表现手法，或以圆润柔和的白描笔法，或用黑白对比强烈的粗线和块面，构图则讲求饱满和装饰情趣，风格清新明快为特色。尤其是她的《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一画，成为当时的一幅名画。作品描绘了顶天立地，站在侵略者面前的游击队员，代表中华民族与日寇决一死战的那种气势。

漫画宣传分队的漫画活动

国民党政府军三战区政治部对漫宣队出色的抗日漫画宣传工作颇赞赏，要求漫宣队协助工作。于是，由张乐平为队长，组织了一个漫画宣传分队，成员有廖冰兄、陆志庠、麦非、叶冈，于1938年6月由武汉出发，坐船到九江，再转乘火车到南昌，然后搭汽车到安徽休宁三战区

政治部所在地开展工作。此时，武汉的《抗战漫画》半月刊，因缺少人手编辑而休刊。漫宣队在休宁以布匹缝制成大幕布，绘制多幅大型抗日宣传画，在各个街区张挂宣传，鼓动效果甚佳。他们还绘制了一系列抗日宣传画（都会在小幅白布上），在休宁、万安、屯溪、祁门、渔亭、岩寺等地巡回展览，对坚定抗日军民必胜信念甚有影响。为此，三战区政治部又表扬了漫宣队。1938年9月，张乐平率漫宣分队返回武汉。同年10月，武汉沦入日军之手。漫宣队随政治部三厅撤至长沙。此时，漫宣队减少了两位队员：胡考到《新华日报》去工作，张汀到延安去了。

漫画宣传队抵长沙后，立即投入绘制抗日壁画等抗日宣传工作。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在长沙。他在长沙的水风操场上，召集抗日漫画宣传队和抗日演剧队等抗日团体的成员讲话。周恩来表示，不管发生什么变化，真正的爱国者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国民党军队准备弃守长沙时，还受命执行所谓的“焦土抗战”而在长沙纵火将长沙城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财产化为灰烬。与人民共命运的周恩来、郭沫若以及抗日漫宣队、演剧队等抗日团体，则坚持在长沙帮助人民群众从大火中抢救财物，直至大多数人撤离长沙之后，他们才撤出。此后，漫宣队前往广西桂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漫画宣传工作。

漫宣队到桂林后，在桂林中学等场所举办大型的抗日漫画展览会；又在桂林的广西学生军团里开办漫画研究班，同时也常对桂林的



■ 《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1937年) 张乐平

西南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漫画小组进行辅导，以此培养和扩大抗日漫画宣传力量。此时，在广东编《国家总动员画报》的特伟已转移到桂林。根据工作需要，抗日漫画宣传队又分成两个分队：由张乐平率领麦非、叶冈等为一队，去浙赣地区开展工作；由特伟率领黄茅、陆志庠、廖冰兄、宣文杰等为一队，留在桂林开展工作。

张乐平率领的漫宣队，首先前往江西上饶一带战区活动。除了举办街头流动抗日漫画展览，还经常挑灯夜战，刻写编辑出版油印的《漫画旬刊》；同时与驻在上饶国民党官方的《前线日报》合作，在该报编辑《星期漫画》副刊。这些漫画流动展览和漫画刊物及时反映了战区抗日军民的斗争事迹，揭露了日寇侵略暴行。然而，张乐平所率漫宣队遭到赣南专署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特务们常常突然闯入漫宣队所在的上饶汪家园内，搜查所谓“可疑之物”。特务们认为，政治部三厅是中共领导

的，三厅派出的漫宣队理应被监视检查。后来甚至发生了强迫张乐平所率漫宣队成员加入国民党的闹剧，威胁说若不加入国民党就不准活动、不发经费云云，结果漫宣队只能以集体入党作应付。由此可见，国民党表面与共产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背地里一直用小动作破坏，乃至后来的大动作、阴谋发动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

之后，张乐平率漫宣队赴浙江金华，又有章西屋入队。张乐平在从江西上饶到浙江金华途中，画了许多战地速写，因此抵金华后除举办抗日漫画展览外，还举办了“战地速写画展览”，其中《浙西战地》速写组画由15幅作品组成，生动地描绘了浙西地区抗日军民的生活；而另一组由12幅作品组成的《抗日英雄故事》速写画，则真实地表现了浙西地区12位抗日英雄人物全身肖像。这12位抗日英雄人物是：许金、方以贵、刘生云、奉剑秋、蔡得标、冯世雄、钱国梁、田春桃、萧忠明、唐义球、王栋国、阳谦即。每位英雄人物肖像一侧都附有说明文字，介绍这位英雄人物的出生籍贯和英雄事迹，甚是珍贵。这套《抗日英雄故事》速写组画，当时在《前线日报》上发表，在抗日军民中传颂一时。抗战胜利后，浙西地区举行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时，曾将这组组画从《前线日报》上复制下来放大，张挂于纪念活动的会场里，使纪念活动更具历史意义。

张乐平所率漫宣队在金华期间，还与在金华的文学界、学术界一些爱国的作家、学者合作，创刊了以

抗日斗争为中心内容、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杂志《刀与笔》月刊（1939年12月1日创刊），编委有邵荃麟、聂绀弩、张乐平、万湜思等，共出4期。创刊号由章西屋设计富有装饰性的封面。张乐平在《刀与笔》上发表了不少战斗锋芒毕露的抗日漫画。例如《刀与笔》第2期刊载的《敌寇脸谱》组画，用讽刺妙笔，通过对42个日军脸谱的描绘和两个日寇军官全身像的刻画，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和愚蠢。而《日寇投降》一画，则记录了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抗战下，当时日军已有局部惨败举手投降的情景。又如《刀与笔》第3、4期连载的《王八别传》连环漫画，辛辣地揭露了丧失民族气节、出卖灵魂的汉奸的丑态。《王八别传》还被《前线日报》转载。《王八别传》发表后，有的读者阅后主动检举汉奸，而有的汉奸阅后悔悟，出自首，可见张乐平抗日漫画的广泛影响力。随后，张乐平率漫宣队又从金华转至淳安、遂安、开化、华埠、常山、兰溪、龙泉和江西的玉山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特伟率领的漫宣队，与在桂林的版画家赖少其、刘建庵等合作，编辑出版《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等刊物；又为创刊于上海、转移来桂林的《救亡日报》（夏衍主编）编《救亡漫画》周刊，并为该刊提供抗日漫画作品。同时，他们还在广西各地举办抗日漫画流动展览，以及特地绘制举办的抗日防空常识宣传画展览。

（摘自《漫话海派漫画》黄可著 文汇出版社2015年6月版）

传奇大将陈赓

尹家民

32.迅速夺取渡口

“你们五连为前卫连。”陈赓命令道。“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夺取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了马上出发！”他又指着旁边一个穿黑衣服同志说，“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你们一同前去执行任务，这是组长李同志，由他统一负责。”

刘伯承和宋任穷带领先遣营火速出发。这个营由政治干部组成，全部是年轻力壮的共产党员。他们日夜兼行，两天一夜，赶了二百多里路，到达目的地。

陈赓带领的梯队也急速向较平渡进发。白天，热得透不过气来。但谁也顾不得，一天就跑了100多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腿也酸疼得厉害。可是明天就是“五一”，还有180里路要走。于是这一群青年英雄紧紧背包，又投入了强行军。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听彝民讲，只有50里了。大家顿时脚底生风。淘金人在沿途不知挖了多少坑，稍不小心，就有跌进去的危险……突然，浪涛声打破了寂静，金沙江到了。

黑暗中，先遣连派人报告：“在江边夺到一条船。”陈赓命令，“马上渡江，占领对岸渡口。”“船夫吓瘫了，没人划船！”“你的嘴哪！快去动员，不行就给他钱。”船夫被说通了，驾起小船开始向对岸划去。在那300多米宽的急流中，流速每秒钟约24米，船艰难地行进着。岸上的指挥员们瞪大了眼睛，手心捏出了汗。陈赓焦急地问宋任穷：“你眼睛好，看见信号了么？”宋政委默默摇头。眼前一片漆黑，小船早已不见踪影。

船在对岸不知不觉靠了岸。战士们跳上岸没走几步，忽然发现前方一个黑影往远处跑，战士们就紧跟其后，没跑几步就到了房门口。那个黑影急敲房门，急促地叫：“开门！”他还来不及进门，就被战士抓住，原来是个守江的哨兵。里面敌人听到打门，很不情愿地骂娘，都在打麻将。从俘虏那里问清了敌情之后，九连肖连长命一排往右打敌人那个排，二



排往左打保安队。战士们开始敲门，里面问干啥的！外边答我们过路纳税的。里面说：“来啦！”门就开了。

这里是厘金局关卡（收鸦片烟税的）。一个敌兵刚把门打开，就被红军战士捂住了嘴。红军捉了这个

房的敌人，又捉那个房的敌人，一共60余名，全都当了俘虏。通信员在岸边烧起一堆大火。火光点亮了指挥员惊喜的眼睛。陈赓命令预备队立即行动：“为了巩固渡口，扩大纵深，命令前卫连沿着通往会理的山道前进15里警戒。”

可只有两条船。一次只能渡30人，来回一趟要40分钟。俗称军师“刘伯温”的刘伯承望着波澜起伏的江面，头也不回地叫陈赓：“这不行！大队人马一个月也渡不完！听说上游一个渡口还有两条船，你派一个排，不，一个连去找！”

陈赓二话没说，跑开去执行命令。通信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团长，找到六条船。”“快划过来呀！”“船工不肯开船！”“为什么？”陈赓问。“他们一夜要五块大洋，还要吃六顿饭，顿顿要有猪肉……”“就照这个给他们。”“我们连长说中央首长和干部团的领导每顿只有煮青豆，不能都给他们……”陈赓一瞪眼：“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那里精打细算！你告诉你们连长，一小时之内找不到船工，我撤了他！”

船夫从第一天的18人，后来增加到27人。也许他们开始为钱而来，但终于为红军的精神所打动，后来大部分船工都加入了红军队伍。

干部团渡江后，就在江边沙滩上露营。天蒙蒙亮，陈赓掀掉毯子，用指头刮刮眼镜片上的露水，举头四顾，他呆住了：只见万山重叠，高耸入云；峭壁悬崖，惊心动魄。山猴在古壁上攀来攀去。红日初上，映照在沙滩上，一片光沙，闪着黄金的颜色。陈赓猜想，金沙江大约由此得名。

陈赓走到江边，舀了一桶水，从头到脚浇个遍。他刚戴上眼镜，通信员就来报告：“军委命令，要干部团立即向北进发，夺取通安镇。”“给军委回电。”陈赓束上腰带，“我将派毕参谋长率前卫营立即出发，向火焰山隘口进击。后梯队随即夺取通安镇。”

9.心病得更严重

作为一个科技人，我丝毫未察觉自己已经越界；我坚信自己是在关心社会，但骨子里我恐怕已经被千万粉丝冲昏了头，每一个社会重大事件，粉丝都会期待我的表态，于是我陷入转发与关注的热潮中，不能自已；甚至还运用我的专业知识，筛选最值得关注的微博条文，好让我的言论更具有影响力。

大师重重点醒了我：“追求最大化影响力，最后就会用影响力当借口，去追求名利。不承认的人，只是在骗自己。”为了追求更大的影响力，我像机器一样盲目地快速运转，我心中那只贪婪的野兽霸占了我的灵魂，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遮蔽了心中的明灯，让我失去准确的判断力。我告诉自己，有了影响力，我就可以伸张正义、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我的身体很诚实，我长期睡不好、痛风、便秘，还患了几次带状疱疹。这些警示都太微弱了，无法撼动我越来越强大的信念；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狂心难歇，最后身体只好用一场大病来警告我，把我逼到生命的最低层，让我看看自己的无知、脆弱、渺小；也让我从身体小宇宙的复杂多变，体会宇宙人生的深邃和奥妙。

身体病了，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心病得更严重！当我被迫将不停运转的机器停下来，不必再依赖咖啡提神，我的头脑才终于可以保持清醒，并清楚地看到，追逐名利的人生是肤浅的，为了改变世界的人生是充满压力的。珍贵的生命旅程，应该抱着初学者的心态，对世界保持儿童般的好奇心，好好体验人生；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有进步、有成长，不必改变别人，只要做事问心无愧、对人真诚平等，这就足够了。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如此，世界就会更美好，不必等待任何一个救世主来拯救。

现在，我发现一种更符合自己渺小地位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如果我做一件事情，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那么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变好一点？如果会，我就去做，不再用量化的思维计算每件事的“价值”和“意

义”。生命太深奥了，很多看不见的价值与意义，会发生在我們看不见的细微之处。例如生病之后，我陆陆续续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些病后感悟的文章，我只是真诚地想要跟大家分享，再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为了增加点击率 and 扩大影响力而刻意营造推广。我发现，对于真正有需要的人来说，一篇短文、一句诚恳的话，就能深入人心。与其让千万人过目即忘，不如让一两个人铭记在心。而且，通过这种真诚、无私的灵犀相契，我自己得到的回馈才会是正能量。

现在，之前汲汲营营追求的一切，在我心里都渐渐淡了；卸掉身上很多看不见的负担，我才有能力辨识网上许多激昂、沸腾的讨论，它们常常都充满了负能量。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病中醒来，昏聩的心灵也醒过来了。我现在不太看网络消息，更不觉得自己需要在网上仗义执言。眼不见，心不烦，不见可欲，使人心不乱；不烦不乱，就不会带来身心的压力，不然，压力是一切致病之源。就算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也势必必须远离过去的生活方式了。

不再斤斤计较“最大化影响力”，更不敢再奢谈改变世界，难道我过去的所有信念都错了吗？那也未必。

有好几次，我站在父亲灵前，默默地对父亲说：“如果您在天上有关，看到我犯了这么多的错误，您仍会以为我为荣吗？”

慧济寺的老黄狗总是跟在一旁，含情脉脉，时不时对我摇摇尾巴。远处随风吹过来一阵花香，不知是桂花还是什么花的香气，淡淡地萦绕在我身边。天地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能量在流动，也是脉脉含情。

父亲从来没有回答我，但每次走出慧济寺，我的内心都特别宁静。我想，不必追悔过去了，过去的我已经死去，今后的我，每一天都是重生！而且，如果没有过去的错误，我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也许，人生之妙，就在于不断地在犯错的过程中修正、再修正，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想要止于至善，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向死而生



我修的死亡学分

李开复